

世界近代中期 军事史

李朋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在世界军事发展史上,每个时代或历史阶段,往往呈现出某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军事处于先锋地位,而这种地位是由其某些战略、战术方面的先进性所决定的。这些军事上的先进,恰恰又是人类不同群落文明交流之中传播得最为迅速的一方面。因此,先锋地位的军事文明,便成为这一时代军事整体的代表。

本书选择了近代中期世界历史上一系列处于军事发展巅峰状态的强国,以其所参与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战争和与其相关的军事艺术发展为线索,阐述了该历史阶段和其中不同时期的军事历史发展概貌、脉络、特点,以及重要的军事思想、军事变革、军事技术、军事人物等,并分析了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本卷主要内容分为6大部分:概述;欧洲军事的崛起;美洲军事的新生;阴影中的亚洲军事;智者箴言——近代中期著名军事思想家的理论总结;中西军事比较。

目 录

世界近代中期军事史

一、概 述	1
1. 新时代	1
2. 军事一览	2
二、欧洲军事的崛起	9
1. 克伦威尔时代	9
2. 路易十四称雄	20
3. 彼得大帝时代	41
4. 王朝军事的尾声	57
5. 海上大战	77
6. 拿破仑时代	98
三、美洲军事的新生	134
1. 欧洲“飞地”军事	135
2. 美利坚的军事	149
四、阴影中的亚洲军事	171
1. 独特的军事政权	171
2. 精湛的军事统御	172
3. 军备	174

一、概 述

1. 新 时 代

如果说世界近代军事史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而以“30年战争”的终结作为这一时代的初期阶段的尾声，那么，可以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枪声揭开了近代军事史中期阶段的序幕。在此后的近200年中，资本主义的机器声和枪炮声响彻了全球。这种新生而强大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偏安世界一隅，而是伴随着血与火在世界五大洲印下足迹，并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辉煌时代。对此，《共产党宣言》中曾这样权威地赞叹：“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①

军事领域历来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为敏感，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主义时代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必然也就为人类的军事文明史开创了崭新的一页。

从此以后，率先确立和接受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欧洲，在世界军事领域也一马当先，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相继资本主义化的欧、美各国，自然成为这一时代中在军事领域最为活跃的国家，在世界近代中期军事史上演出了影响深远的一幕幕战争景象。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原本在军事等各方面一路遥遥领先于同时代欧洲及其它地区的东方诸帝国，尤其是这一地区的代表——中华帝国，此时却恰恰累于其稳健的封建文明，强有力地抵制着来自外部的和萌生于内部的资本主义文明。故而，以中华帝国为代表的东方封建大国，在欧洲崛起之时，却仍四平八稳地过着太平的封建天国生活；直到欧洲以其“坚船利炮”叩击国门时，方大梦初醒。然面已为时晚矣，其军事上被甩下的这一段差距，必然导致东方老大帝国相当长时期受凌辱的历史。

2. 军事一览

世界军事史进入近代中期以后，突飞猛进的科学与技术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军事力量，不仅使武器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还改变了军队的组织和规模。

(1) 兵役制度

17世纪40年代，革命后的英国组建了第一支资产阶级的军队。组建初期约有50%的士兵是强征入伍的，但后来全部改为志愿兵。这支军队有2.2万名士兵，编为12个步兵团和12个骑兵团。每个步兵团编制为1200人，火枪为主要武器，同时还备

有长矛。到了17世纪末叶，与其它欧洲国家一样，逐步以刺刀代替了长矛，用燧发枪代替了火绳枪。骑兵在这一阶段中仍占军队的很大比例，但在作战中步兵起着主要作用。

在近代中期以前，欧洲国家的军队人数很少超过5万人，相形之下，中华帝国各朝的军队都不下几十万人。可在近代中期之后，欧洲各国军队人数急剧增长，其中法国的军队达到40多万，军队已开始具有现代面貌了。这时，军队有了标准的制服和被授予正规的军衔；军队中开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和惩戒条例；国家开始组建专门的军事后勤机构代替原来民政部门担负的军事职能。兵器也开始制式化，并按标准进行配备。随着庞大军队的出现，军队的编制体制开始趋于固定。各国的武装力量通常由陆军和海军组成。陆军中的兵种亦有增加，有步兵、炮兵、骑兵、勤务部队等。18世纪后还出现了投弹兵，即专门使用手榴弹的部队。18世纪中叶，多数欧洲国家的军队编制体制趋向一致，“团”已成为军队的基本组织单位，编制人数较为固定，为1200—1500人；团以上编有“师”和“军”，辖各个兵种，并能独立执行各种军事任务。

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建立是这时发生的在世界军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在近代以前，由于受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制约，多数欧洲国家仍以雇佣军为主要的军事力量。欧洲国家习惯上把每年的5月~10月作为理想的作战季节。由于进行的是“有限的战争”，所以保持庞大的常备军成为多余。但是由于武器性能的日益改善，对军人的技能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全年坚持训练才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割据局面的结束，以及战争性质的变化，也使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成为可能和必要。到了18世纪下半叶，普遍义务兵役制成为发达

国家军队的基本兵制。法国是欧洲最早建立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度的国家，它是在大革命中诞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国防体制。新的征兵制不仅使革命政府在短时间内就可组成 80 万大军，同时也提高了士兵的战斗热情和公民的军事素质。

军队变成常备军之后，开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军”。军人有了标准的统一的制服，各级指挥官的军衔也趋于固定，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令和条例。军队有了由国家提供的兵营，并按标准配备武器和其它装备。正规军的主要标志是：平时和战时都要服役，但有固定的服役期限；定期征招士兵；军队组织编制和各种装备均定型统一；按照各种条令和条例进行统一的训练和实施战斗。

(2) 兵器特点

18 世纪初，火枪前端开始装配刺刀，火器和冷兵器的作用有效地结合起来。在 18 世纪与 19 世纪之交，出现了枪托弯曲的枪，士兵可以瞄准目标射击，这大大提高了射击精确度。为了增大射程和射击精度，人们开始在枪筒内壁上刻划螺旋线，这便产生了“来复枪”。第一代线膛枪出现于 16 世纪初，但开始规模制造和装备部队，则是 17 世纪末的俄国，当时称之为“螺旋皮夏利火銃”。不过此时的“来复枪”还需要用铁通条在枪口装弹，所以不仅造价贵，而且还慢。故“来复枪”的根本改造和普遍使用是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

火炮的技术改进，大体上也经历了与火枪相同的过程。即由滑膛发展为线膛，由前装改为后装，由燃发改为击发，由球形实心弹改为空心爆炸弹，由小口径变为大口径等等。从 17 世纪起，欧洲人开始试制线膛炮，直到 19 世纪中叶，线膛炮才开始广泛

用于战场。炮弹的制造技术也出现了飞跃。17世纪至18世纪末,研制成功圆锥形炮弹,具有穿甲功能。炮弹集弹丸、发射药和火帽三位一体,扩大了火炮使用范围,提高了发射速度。火炮的种类也不断增加,有岸炮和舰炮;固定炮、畜力炮、人力炮、车载炮;平射的加农炮、曲射的榴弹炮及大口径臼炮等。随着炮兵知识的积累,确立了射击规则和初步的炮兵学理论。

海军舰艇制造及海军建设,依靠三个条件:一是科学技术水平,二是生产力水平,三是国家战略取向。蒸蒸日上的欧洲沿海列强都十分重视发展海军。此时代的海上霸主英国,在1805年,其舰队数量已达世界第一,最大的战舰长69米、排水量2200吨,五层甲板布有百门火炮,舰上载兵900余人。而在更早的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时的帆船每只长达147米,宽60米,高4层,中配有火炮。只是后来不但没有发展,反而落后了,到清代开始向欧洲买舰。近代初期战舰是帆橹兼用,火炮分设头尾两端,行动缓慢。18世纪中期,完全用风帆操纵的战舰开始占居主要地位。由于风帆设计技术和驾驶技术的提高,战舰在顺风、逆风中均可行驶。

人类飞行的理想古已有之,在中国明朝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都有人试图制造军用飞行器,可真正把航空理想变为军事技术还是在近代中期以后。1783年,欧洲人根据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进行了载人气球飞行试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府首次用气球进行了军事侦察。1794年,法国人又首次组织了一支气球航空队,在战场上服务多年。这是空军的雏形。

中华帝国的清王朝,正处于欧洲兵器大发展的同时代。然而,清政府不重视兵器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军备废弛,兵器技术停滞不前。清政府不仅严禁民间私藏和

制造兵器，而且对汉族军队装备的兵器也严加限制，越劣越称清廷心意。清朝历代强调骑射，置兵器技术发明于不顾。有人制造出了当时世界上尚未出现的连珠铳，却在“藏兵于家”的思想之下给埋没了。天才发明家戴梓研制成蟠肠鸟枪和威远将军炮，却被充军边关。朝廷所造兵器，亦因质量低劣，难以使用。19世纪中叶，清朝也开始制造一些近代兵器，但因技术落后，组织无方，而无法在战场上与西洋兵器抗衡。

(3) 军队结构

随着军事活动的发展，此时军中出现了新兵种。

在炮兵当中，最初是不分炮种的，其主要任务是用来保障步兵和骑兵的野战行动。到18世纪，炮兵经历了几次大改革，成为正规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后又进一步分为团队炮兵、野战炮兵、攻城炮兵和要塞炮兵。在使用炮兵方面，过去是分散使用，这时改为集中使用；还将炮兵作为战斗预备队使用，在关键时刻起决定性作用。

工兵是专业从事军事工程的士兵，如筑路、修桥、设障等，它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法国。18世纪初，彼得大帝在俄军中也设立了“军事工程团”。在中国，此时的太平军中亦有“土营”，就是一支拥有两三万人的独立的工兵部队。

17、18世纪欧洲的骑兵普遍使用火器，以燧发轮式手枪和马刀装备起来的“轻骑兵，在西欧迅速发展，许多国家竟占了一半的编制。此时骑兵分为重骑兵（胸甲骑兵）、中骑兵（龙骑兵、卡宾枪手骑兵、掷弹骑兵）和轻骑兵（骠骑兵、枪骑兵）等。可以说，骑兵再次达到其黄金时代。可是随着火炮和枪械的改进、火力加强，骑兵在19世纪后半叶再次被减编缩小。

(4) 战术变化

由于广泛地使用火器及火力的加强,导致了战场上战术的变化。在冷兵器时代,为壮声势、鼓舞士气、增强对敌阵的冲击力和对士兵的控制而产生了“方阵”——密集队形作战。而在火器时代则为了发挥火器威力,军队开始排成横队,在欧洲称之为“线式战术”或“横队战术”。起初这种队形纵深达 10 列,同一排士兵肩并肩,面向前;射击时,最前列取单腿跪姿,第二、第三列取立姿,按口令三排齐射。在第一次齐射后,即重新装弹药,后面各列横队缓步向前,越过第一齐射队列,取同前一样的姿势,再次齐射。以此逐渐接近敌阵,然后用刺刀进行肉搏冲击决胜负。这种队形是在火器射击精度还不高、速度慢的情况下形成的。

随着战斗规模的扩大,战斗会随时随地发生,而这种队形只适于平坦地形和气候良好的条件下使用。如果遇到不想决战对手,敌方就会很快脱离战斗,这样就达不到作战目的。另外,这种队形作战不机动灵便,也不利于保护自己。所以到 18 世纪 70 年代以后,由于枪托弯曲而便于瞄准,提高了命中率,导致了“散开队形”的产生。在战斗触发阶段,面对敌方的齐射采取散开的队形,减小敌枪弹的命中率。而在冲击和防御时,则以“纵队”投入战斗。在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诸战场上广泛使用“纵队战术”和“散开队形”。这种队形的特点是:前为散兵线,后为密集的纵队,另外配合一定数量的骑兵和炮兵部队。战斗开始,先以炮火进行猛烈轰击,后以散兵实施攻击,打乱敌阵,继而以骑兵袭击,扩大扰敌效果。在三次轮番攻击后,纵队投入最后冲击,以决胜负。纵队以强悍、勇猛而有经验的核心战士为队首,这样可以使胆怯和没有经验的新兵减少恐惧感,并萌生勇夺胜利的

荣誉感,增强突击力。这种战术和队形便于指挥,能够在任何地形上运用,还可以分层次地使用兵力,既便于集中力量于优势地段,又便于充分发挥各自之长。因此,这种战术沿用至20世纪。然而这种先进的战术却未被同时代的清军所采用。尽管清军也引进并装备了火器,但在战法上仍承祖制,以“营”方阵为基本的作战单位。营下设4哨和6个亲兵队,每哨8个队,每队12~14人。这样密集的队形在遇到火器攻击时伤亡必是惨重的。

二、欧洲军事的崛起

直到近代工业革命以前，欧洲的文明一直落后于同时代的东方文明，在军事领域更呈现出了这种差距。自东西方有所接触以来，欧洲一直忍受着来自东方的军事压力，无论是军事装备与军队规模，还是战斗力或者军事思想理论，东方均处于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

然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欧洲经过文艺复兴之后的约 200 年的酝酿，终于在 17 世纪中叶陡然崛起；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创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工业革命，并充分显示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塑造的文明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欧洲一举成为“世界主宰”，并维持这种地位达两个多世纪。此间，欧洲的军事文明达到了人类军事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

1. 克伦威尔时代

作为世界第一代资产阶级政权，革命后的英国军事，代表了早期资产阶级军事的许多特征，标志着非贵族的平民军事时代的到来。

(1)背景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英伦就已经酝酿着一场内战了。然而这场战争的性质却不同于欧洲大陆正在进行的大战，也不同于以往所有的战争。英伦的内战击溃了在英伦的王权，建立了君主立宪的政体，形成了新的军事制度。英国人开始采用“代役金”制下的征兵制，用配给制的职业军兵制代替了封建式的征兵制。从前，刀剑就是权威的象征，可这以后“钱袋”却经常向“刀剑”发出挑战，而掌握“钱袋”的人不再是封建诸侯，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机构就是议会。议会拥有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君王拥有国家军队，这开创了新潮流。

15世纪末、16世纪初，王权在欧洲大陆各国得到加强，常备军随之产生。除了那些没有力量养兵的小国君主外，所有大国君王都养有相当规模的常备大军，成为王权的支柱。在其支持下，欧洲大陆君王们不久就相继取消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议会，如在西班牙和法兰西等。然而，王权在英国却远未强大到足以取消议会。相反，议会在英国不仅有悠久的传统，而且有较强的实力。因为自从17世纪初，英国退出欧陆的争夺，继而又统一了英伦三岛，英国便没有陆上边界了。而汹涌的海水又有效地保护着它的漫长海岸线，因此，英王便失去了维护庞大常备军的理由，掌握着“钱袋”的议会不再拨款给国王去建常备军了。这样，欧陆君主们赖以支撑王权和教训对手的“鞭子”——庞大的常备军，在英王这里却弱不经风，根本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议会。以往，英国国王尚可以凭借自有地产和特权，以及在海上掠夺西班牙等国的“宝船”保持财政收支，可是进入17世纪上半叶，英王的海上“生意”越来越受到挑战，也就迫切需要扩军。而在国内，议会却不断向王权挑战，竟剥夺了国王许多财政上的特权。这

样,国王的统治需要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得王权处境尴尬。这种对立终于在1640年酿成国王与议会的决裂,内战开始:一方代表新的资产阶级,要守住自己的“钱袋”不被随意掏走,尤其不可被掏去加强威胁自己生存的势力;另一方则要从那些有钱的人手中夺得更多的钱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因为那种窘迫处境实在是难以忍受了。

双方都开始招募自己的军队,终于在1642年8月22日,英王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向议会正式宣战。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这是一场垂死的封建贵族阶级与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细细分析内战中的各种力量,阵线却是十分复杂的,经常出现阵线混乱和重新组合的现象。这大多是由于人们在这场斗争中,对自身利益及斗争前景认识不清所致,这也正体现了当时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军事特征。不过内战的基本力量和代表人物却是明显的:一方是以国王为首的王党及其军队,另一方是以克伦威尔等人为首的议会及议会军。从全国来看,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基本上成为国王的后盾;而南部和东部则支持议会。从人口看,英国500万人口中,保持中立的占了大多数。他们不了解内战的性质,更看不到其前景和意义,只是希望战火不要烧到自己,扰乱自己的生活。从财力和物力方面看,国内的制造业中心、海港及大城市,尤其是伦敦,大部分是属于清教徒,支持议会派,所以在物资和财力方面议会军占优势。此时的军事行动,金钱起着决定作用,因为冲突双方都很缺少战斗人员,而在平民中征兵并不难,他们当兵只是为了军饷和抢劫钱财。所以,议会很快就招募了比国王军多得多的士兵。另外,英国皇家海军在这次内战中站到了议会一边,不仅向资产阶级提供了军事支持,而且使国会控制了海岸港口。这些港口,年关税收入就约达25万磅

以上；同时也阻止了勤王派从海上得到来自法、荷等国的援助。在军事指挥方面，最初王党占了优势。虽然王党军队在人数上较为劣势，可是在战争初期的混战局面中，双方士兵大多都是乌合之众，人员众寡不起决定作用。但国王身边有一批人数不多、但却精悍的职业军官，因而能够迅速地投入指挥战斗。而国会军方面最初却采用了一种委员会式的指挥系统，结果，对瞬息万变的战局却发生了无穷的辩论，不仅浪费了时间，也错过良机，而且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妥协方案，当然也就是不彻底、无力的。当国王召集军队时，立即任命了老将林德赛伯爵为统帅，还有几位国王的亲属被任命为独挡一面的将领，他们都是参加过“三十年战争”及其它欧战的年轻贵族军官。如：鲁普特当时他只有 23 岁，但已经是一名有经验的老兵了。他 14 岁起就参加了丹麦和日耳曼境内的作战。他对炮术及科学技术都很有研究，他总是身披猩红色大氅、骑着黑马、冲锋在前。他所采用的是古斯塔夫的冲击战术，横刀跃马，直冲敌阵。他没有时间训练王军的士兵，而且这些乌合之众也多是头脑僵化的骑士，很难在战场上灵活调动他们。所以，鲁普特所能给王军带来的正是它所需要的精神上的鼓励，率领这支训练不足、热心有余的杂牌军，向敌阵作旋风式的冲击。一时间他的名声大振，成为名将。正如《剑桥近代史》中所评：“他使国王军队获得了新的精神，使人人都奋勇向前，只是少了些谨慎。”还有其兄弟摩里斯，也给王军以极大的鼓舞。在战略目标方向，双方都很明确、单纯。国会方面要守住伦敦大本营，并且要从观念上考虑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得到公众的承认，就得捉住国王，利用国王的传统的合法性地位。否则，在全国民心目中，总会存在一个国会之外的正统政权，而国会则始终会成为“叛乱者”。所以国会下达给自己的军事统帅埃赛克斯的

令竟如此措辞：“救出国王陛下本人，以及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等，以免他们受到危险分子的包围”。王党方面则要攻下伦敦，因为那里是向王权挑战的中心。可是王党没有舰队，不可能从海上对这个港口城市进行封锁，以迫其投降。陆地的围攻，王军兵力又不够，而且又都是些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受过攻城训练。所以，只得将国会军引出城外，在野战中决胜负。可是即使这种战略，也需要更多的兵力，而此时国王只有1万军兵，对方则有2万之众。于是查理一世决定向西北移动，认为那里的人民更可能支持国王，因而可能募集更多的部队。

(2) 新式军队的建立

1642年10月12日，国王率军南下，开始进攻伦敦。国会令埃赛克斯率军截击，同时将伦敦城内的所有经过训练的民兵集合起来，由新贵族华瑞克伯爵指挥，防守伦敦。

10月23日，国会军与王军首次交锋于厄齐山。正如在整个第一次内战中所体现的一样，此役双方军队的基础也是由长矛兵及火枪兵组成的步兵，兵队组织以团为作战单位，战斗队形由步兵、骑兵和炮兵编成，战术以大量密集的步兵和骑兵实施突击为主。厄齐山战役进行得十分激烈，但没有决定性的胜负，只是国会军方面战局不利，于是埃塞克斯以及其长老会派的将军们转为消极作战。次日，将军队撤出战斗，退守伦敦；而王军也经此搏杀，伤亡过多，不复成军，军火亦已用尽，于是也开到牛津休整，只是在鲁普特的敦促下，才又开始进攻伦敦，但时机已错过。国会军方面，在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压力下，采取积极的战斗行动，并按革命方式改组军队，清除战斗士气低落的雇佣兵。1642年11月12日，两军主力在伦敦城外以西的吞汗格林遭